

作者：岑亦昂

賭者系勾

廣州文化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东方之珠”香港地界上的一股阴谋狂潮波及欧亚——意大利纯情少女维维安突遭绑架，在色情暴力胁迫下充当罪恶的诱饵；俄澳混血女画家安菲莎娅为毒品钳制与金钱诱惑，陷入迷狂的欲望深渊，沦为黑帮的猎物与工具，几经沉浮无力自拔；漂亮性感的女郎罗青儿以肉体作为资本在黑帮中周旋。匪首肆意的蹂躏和毒害在她身上留下了野兽的印痕。炽烈痴迷的爱情又使她心中燃着难泯的希望；然而当她决意金盆洗手之际，无情的毒手攫住了她……风狂雨骤之中，青年女警探钱娜为侦破谜案，不惜以少女之躯蒙羞忍辱独闯魔巢，于生死关头力挽狂澜；而日本杀手的插足和犯罪份子的诡计则使警方几乎前功尽弃，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

令人惊骇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展开的是警察署长与黑帮头子进行的一项“赌约”。

小说波澜迭起，悬念丛生，其间美与丑，善与恶的搏杀撼人心魄；既不惮揭露凶杀色情等犯罪黑幕，更张扬光明，正义的凛然浩气；开卷不能释手，终篇余响犹存。

第一章

埃兹拉·莫奇悠闲地坐在“竖琴”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洁净的棕色有机玻璃桌面上放着一杯浓咖啡，还有一只花瓶，插着红得象血的玫瑰。没有人注意他，而他的职业却是注意别人。当然这次有点例外，他几天后就将开始休假，正在考虑是去挪威的森林看白夜还是去中亚细亚草原骑马。

酒吧厅灯火明灭的小小旋转舞台上，几名身着草裙的歌女正恣肆地唱着跟酒精与烟草一样浓烈激人的歌曲；她们裸露的肩、腹、大腿无休止地在摇滚乐声中使劲起伏扭动，撩人欲念。埃兹拉·莫奇凝眸两分钟之后不禁自嘲地一笑。作为一名意大利警界刑侦部门干练骁勇的警长，他的微笑于人之中暗含力度，犹如猎豹搏击前肌肉的轻轻凹凸。

在优雅地端起咖啡杯送往唇边时，莫奇敏锐地感觉到右边有一个人正急促地向自己走过来。他没动，他判定这个人是在来找自己的。

“对不起，您是埃兹拉·莫奇先生吗？”来人是酒吧侍者，彬彬有礼。

“是的。”

“您的电话！”

“谢谢！”莫奇起身走进酒吧厅旁边的电话间，一个熟悉的嗓音立刻敲响他的耳鼓：“埃兹拉·莫奇吗？马上去机场，12点30分飞往巴黎的航班将有两名匪徒劫持一位意大利姑娘企图登机离境，务必截获。格尼和机场警卫将配合您。姑娘的特征是栗色头发蓝眼睛，左腮上有一粒红痣。”

“明白啦！”莫奇丢给他的上司，比萨警察局长洛芝·杰尔一句简单的回答，挂上听筒走向酒吧，扔几个里拉在桌上，然后走下“竖琴”光影闪烁的台阶。

这时他腕上的金表是11点48分。

二十秒钟后他的深红色赛车造型的轿车驶上灯火璀璨的街道，呼啸着向机场飞奔，无数灯红酒绿的街景在车窗外被拉成彩色的急流。穿越纪念广场时，一辆黑色小汽车从左手幽暗的街口转出来，紧紧跟在他后边。这是他的同事格尼。

机场候机大厅秩序井然。莫奇和格尼从一个侧门步入大厅，迅速扫视了整个大厅。一排排皮靠椅上坐满等待登机的旅客，另外有一些旅客在随意走动，似乎想趁上飞机之前活动一下肢体以便对付即将正襟危坐的旅程。莫奇和格尼都明白，这种平静是短暂和表面的，一个姑娘此时正被暗中监视她的枪口盯着，被迫离境。

莫奇很快看清了大厅中的栗发年轻女人共有九个，接着他滤出了东北角落一个静静坐着的女郎。她的栗色长发梳成高髻式，又不合时令标新立异地扣了一顶细绒小帽，这样头发就被遮得所剩无几了。她脸上施了浓妆，一时无法弄清左腮上是否有痣。

机场播音小姐悦耳的嗓音响起来了，通知乘12点30分机前往巴黎的先生们女士们准备登机。一道人流开始向入口处

缓缓流动。这时候东面人丛中站起来一个穿浅灰色西装的黑发男子，一看便知道是亚洲人，身材高大，目光犀利；他拎着旅行手提箱，随意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目光极短暂地在头戴细绒小帽的女郎脸上停留了一下，女郎立即站起身来走向入口处。黑发男子不经意地同她走成并肩，接近入口处的旅客队列时，那男子停步点燃了一支雪茄，接着排在女郎身后，他们之间相隔六七人的距离。

埃兹拉·莫奇把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笑一声“好玩！”同时，他看见格尼已按他刚才的暗示，去机场工作室打了个转儿，摇身一变成了“机场工作人员”，正站在入口处冷眼旁观检票登机的队列。他将不放过与另外几位票发女郎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于是莫奇决定行动，他要干净利落地解决问题。

他迈着绅士派头的步伐向那位栗发高鬓的女郎走过去，彬彬有礼地看着她的一对大蓝眼睛：“非常抱歉，小姐，请您跟我来一下！”

“啊，对不起，先生，我没有时间。我马上就……”

“只需要一分钟。请吧，小姐！”莫奇以不容推诿的语气说，脸上挂着可人的微笑。栗发女郎的脸开始变得生硬起来：“请您解释清楚一点，有什么必要在这个时候阻拦我？如果耽误了我的时间，那么……”

莫奇看到了她浓妆艳抹的脸上那粒小小的红痣。

“我将把一切解释清楚，并对这样的举动对您负全部责任！请跟我来，小姐！”他说。

他把女郎带进了候机厅隔壁的一间房间，立刻掏出警察局的证件：“告诉我，小姐，您是否……”话没说完，房门

被推开了，黑发的亚洲男子出现在门口：“丹妮，你怎么会在这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不明白这位先生找我有何事！”女郎显出生气的模样。

“我想看看小姐您的护照！”莫奇说。

“对不起先生，我不明白您这是为什么？”黑发男子一口浊重的英语，傲慢地直视穿深色西服便装的警长。

莫奇微微一笑：“例行公事，很抱歉，先生，我是比萨警察局埃兹拉·莫奇警长，我需要证实这位小姐和您的身份，请合作一下！”他进一步抛出了诱饵，猎豹的心情又浮上心头。面前这两位刚才素不相识的人此时成了旅伴，事情真相也就差不多明了了一半。

“请吧！”男子把护照扔到办公桌上。女郎也照办了。莫奇翻看了一下，决定追加一鞭：“很好。请你们跟我到局长先生那儿去一趟，车就在那里。你们恐怕得等下一班飞机再走了，下次航班的时间是……”

“莫名其妙！我绝不能答应你的这种无理要求！”女郎大叫起来。

“别激动，丹妮！”黑发男子放下手提箱，一步跨过去扶住女郎的手臂，象要安慰她；右手却闪电般掏出一支手枪，黑洞洞的枪口直指莫奇的脑门，低声吼道：“动一动就打死你！到厕所里去！”

莫奇脸上一怔，顺从地向厕所走去。在拉开厕所小门的一刹那，他猛然就地一滚，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黑发男子一掌将吓得目瞪口呆的女郎推过来转身夺门而出。莫奇翻身让过尖声狂叫的女郎身体，追出房门，只听

“呼呼”两声爆响，头边的壁灯被打得粉碎。子弹来自另一方向，显然是另一名匪徒在掩护他的同伙。

候机大厅顿时乱作一团，尖叫声脚步声一片喧嚣。枪弹横飞，几名机场工作人员呆若木鸡，而警卫则分别扑向栗发女郎所在的房间和另一匪徒所在的大厅西侧。

莫奇紧盯住灰色西装的亚洲男子追击，枪战迅速移至厅外停车坪上。黑发男子一面射击一面急速向长长的轿车行列奔去，但是他遭到了格尼的迎面狙击。在两名警察“停止抵抗”的喝令声中，匪徒困兽犹斗孤注一掷，手中武器连珠开火，笔直扑向把住汽车行列的格尼，终于在一道撕裂空气的火流当中倒毙于车辆底下。

面对黑发男子迅速僵硬起来的躯体和横陈于候机厅大圆立柱旁边的另一名持枪匪徒血肉模糊的尸首，埃兹拉·莫奇十分恼火又无可奈何。他觉得这样拖泥带水的行动简直是自己的耻辱。

短暂的骚乱之后，12点30分的飞机起飞了，穿过繁星密布的夜空向北而去。与此同时，两辆一红一黑的轿车向比萨警察局飞奔。握着方向盘的莫奇身边，坐着面如土色的栗发蓝眼意大利女郎。

简短而有成效的审讯很快结束了，洛芝·杰尔坐在他堆满卷宗的办公桌后面，看着莫奇和格尼。他们已弄清了一切。二十八小时以前，米兰现代艺术陈列馆馆长贝奥托·维洛先生的十九岁的女儿维维安·维洛被绑架，她是在音乐学院开完一个晚会后回家的路上被两个持枪男人劫持的；而比萨机场那个栗发女郎仅仅是个职业妓女，为一笔数目不算小的酬金铤而走险，她的酷似维维安的外形特征不过是化妆术

的小花样；她完全不知道同行的两个男人的真正目的，对方只要求她跟他们从比萨飞一趟巴黎。

“根据圣克卢国际刑警总秘书处专门档案的照片检索，那个黑头发的男人是马来西亚人，为香港某黑社会集团成员；另一死者是该集团职业枪手。两人均有多次犯罪记录。”洛芝·杰尔慢条斯理地说，“他们的同伙玩了个声东击西的把戏，讨厌！估计他们这时已从另外的途径越出国境。我已通过国际刑警总部通报世界各地警方，这是一个跨国案件……行了，莫奇，但愿这个不愉快的小小插曲不致于影响您的休假或任何一次艳遇！”

埃兹拉·莫奇耸耸肩膀，走出了洛芝·杰尔那间充满雪茄烟味儿的办公室。第二天他又出现在“竖琴”酒吧，舞台上乐声起伏腰臂乱扭，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脑袋里一会儿是中亚细亚草原上的长风落日，一会儿是“跨国案件”。他想到了遥远东方的南中国海岸。

贝奥托·维维安心里充满了恐怖。她坐在一辆风驰电掣的轿车后座里，车窗帘拉得密不透风，她看不见外边的一切，只是模糊地感到外边是一个陌生的异国城市。身旁坐着的这个中年男人一身剪裁合体做工考究的西装，桃红领带上钻石别针亮得耀眼。但维维安知道，这人是一头恶狼，他那精致的黑框眼镜后边闪烁的眼光，冷峻、凶残，是一种喝血的野兽才有的光芒。就是这个男人，用一柄犀利的芬兰小刀顷刻间把她同她的亲人、故乡、热烈多彩的大学生活、少女缤纷绚丽的梦割断了。芬兰小刀上沾着维维安的血珠，缓慢地滴到地板上。

米兰宁静的街头深夜，无声地滑过来的黑色小汽车，电话亭玻璃门上一晃的人影，都已碎成杂乱的记忆残片，混沌不清晰了。她只清楚一点，噩梦是在她归家途中停住汽车，到街边去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时发生的。

然后是在一间贮藏室一样堆了些啤酒桶的房间里，戴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用英语对她说，他们要带她到世界各地旅游一大圈。

“我要回家去！放我走，你们放我走……”维维安大声叫喊，根本不听那男人在继续说什么。

“小姐，您应该安静点！”眼镜男人嘻笑着望一眼站在一旁的另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看来，应该让您清楚现在您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

眼镜男人的目光闪烁得厉害起来，透出一股猛兽戏弄爪下猎物的凶气，慢慢向维维安走过来。他伸手抓住了维维安漂亮的栗色头发，另一只手熟练地开始解姑娘的上衣。很快地，维维安犹如一只被剥皮的香蕉，上身的衣裳全都掉到了地板上。她的胀满青春气息的一对美丽乳房上，刹时间因恐惧和羞辱而爆起了一层细小的鸡皮疙瘩。

接着，她的裙子被强行扒掉了，两只款式高雅的高跟皮鞋被咚地扔一只啤酒桶的木盖上去。

“怎么样，小姐？”歹徒阴冷淫邪地笑着问。

维维安用力扭动身子，想要摆脱伸到自己身上来的手。她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意大利少女的尖叫不但没有让歹徒住手，反而更加刺激起眼镜男人恶毒的邪欲，他突然用迅速而有力的动作扯掉了姑娘身上仅剩的丝织衬裤。维维安吓得全身战抖起来，她已

经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被置于兽爪之下了。

眼镜男人欣赏着面前这个赤裸的少女胴体，慢慢地伸出手去。站在一旁的另一名歹徒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了一柄芬兰小刀，递到眼镜男人的手上。

“您应该清醒清醒，小姐！”眼镜男人猛地用手卡住维维安的颈项，把她推到墙上紧紧贴住，冰凉的刀锋搁在姑娘的脖子根，“这味儿不大好受吧？”他问，同时刀刃慢慢割进了维维安雪白的皮肤，难以忍受的剧痛刹那间传遍姑娘全身。刀子继续缓慢地拉动，维维安惨叫着，顺着墙壁颓然滑倒下去，痛昏了过去。

等她呻吟着睁开眼睛，房间里只剩下眼镜男子一个人，他把沾了鲜红血迹的又薄又利的刀锋伸到维维安眼皮底下让她看，轻描淡写地说：“别那么固执，小姐，我想你不会愿意再尝点什么新花样吧？比如，在您这一对漂亮的乳房奶头上夹两只带电线的铜夹，再通上电……嗯？”

这时另一名粗壮的匪徒悄悄走进来，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维维安并没有看清他们手里有没有轻便小巧的电刑器之类的东西，但是全身不由自主地战抖起来。她失去了反抗的意志，成了狼爪下的一只兔子。接下去，一切都发生得秘密、迅速，姑娘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她被迫在盥洗室内染了头发，脸上被涂抹了许多不知名的香味芬芳的玩艺儿，时髦合身的服装诸如女用晴雨衣、旅行用的紧身套衫乃至蝴蝶形护眼变色镜、精巧的手提箱等等，将她从头到脚弄得变了模样。然后是深夜起飞的飞机，神秘豪华的大酒家仓房，随时都森然盯着她的恶棍的眼睛和身边隐藏杀机的枪口……她堕入一个突然降临的恶梦之中，黑暗险恶

的深渊张开巨口把这个年轻的姑娘吞了进去。连续不断的旅程急速奔波和随时随地的带血腥气的威胁，几乎摧毁了她作为一个音乐学院作曲专业女大学生的那点儿敏感而又纤细的神经。她的思想许多时候处于一片空白当中。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边山太郎，他是小久活田先生。您叫我边山就行了！”在挟维维安踏上旅途的时候，眼镜男人这样说。

姑娘木然点头。她似乎记不住这些命令她记住的东西。

有一次当她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时，她瞻念前程，不寒而栗。一种拼命挣扎的意识促使她想要寻求救助。那是在他们下了飞机换乘一辆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驶了不知多长时间之后，停靠一个冷清偏僻的加油站加油。维维安从窗帘缝中看到个洒满阳光的耸立着高高槟榔树的郊野，直觉告诉她，这里已是另一块远离意大利的陌生国土。也许是匪徒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不致于有什么意外发生吧，自称边山太郎的男人大摇大摆地下了车，口叨雪茄，对一个面孔黝黑的加油站工人作着手势吩咐什么；名叫小久治田的家伙则到公路另一侧丛林边上去小便。当面孔黝黑的加油站工人走到距汽车二十多米的时候，维维安奋力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大喊“救人哪……”毕竟是涉世未深的少女，她的这一行动没有抓准最好的时机。工人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纵步上前的边山太郎一拳狠狠击在后脑部，来不及叫一声，便滚翻到燥热的草地上去了。两个恶棍如饿狼扑食，抓住姑娘扔进汽车，启动油门溜烟飞驰而去。维维安因此饱受了边山左右开弓又重又狠的一通耳光。

在宽阔的冷寂无人的郊外公路旁，头部剧痛两眼发花的

加油站工人苏醒过来时，载着一个外国少女的小轿车早已不知去向。

匪徒的车在另一个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加足了油。维维安的双手被用尼龙带捆在一起不能动弹，塞在车厢后座让人体坐陷进去的沙发软座内。入夜，轿车驰入爪哇岛西部的名城茂物，穿过繁华喧闹的亚热带街市，毫不引人注意地驶向城外著名的瑟硝矿温泉疗养地，最后进入瑟硝矿温泉以北靠近熔岩高原边缘的僻静山岭上一座卓然独立的幽暗小别墅。精疲力尽浑身酸痛の维维安被带进楼上的隔音房间。房间布置典雅，所有的窗户都装有锃亮的金属栏栅，外加玻璃窗、百页窗和厚重的呢绒窗帘。几名毫无表情的黑头发亚洲男人早已等候在楼里，他们对名叫边山太郎的眼镜男子毕恭毕敬。

维维安从此失去了自由，一个妙龄少女不堪想象的生活在她面前无情地展开了。

第二章

射击场在令人心情不快的阴雨天气中很冷寂，斜斜的细雨丝中间，只有一个魁梧的男人在草地边上兀然站着。他穿一件登山运动员常用的薄绒紧身套头衫，棕色皮茄克搭在休息棚底下的折迭椅背上。少顷，一声清脆的枪响击碎了四周的沉寂，这个男人右臂平伸对准草地另一边竖立着的几只胸靶扣响了手中的大号军用手枪。“呼呼呼！”枪声连珠爆响，子弹撕破雨丝帘幕钻进靶心里去。

枪声中，一辆轻快的小汽车疾驶而来，嘎地停在射击场边上。香港港岛区警察局长季鹏跨出汽车，凝眸旁观片刻，突然拔枪射击，子弹一声呼啸，击中最远处一只靶子。

运动员打扮的男子回头一看，立即收枪走过来：“局长！”

季鹏哈哈一笑：“局长追踪你，你追踪案犯！”

“有事？”小伙子很敏感。这个颇有雄风又不乏细腻的年轻人，是港岛警界一名少壮有为的警长，姓孔名英，自诩“猎人”。有一次由他主办一宗凶杀案，仅两昼夜便将逃往澳大利亚悉尼的凶手缉拿归案。在追捕过程中，凶手携有冲锋枪一支、子弹二百发，意欲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却枪未击发弹

不沾身地一手擒获罪犯。因此报纸记者竟封他为“猎户星座”——不过被季鹏以报馆主编的老友身份阻发了那篇稿子，警察最好少上报纸抛头露面，以免给将来的工作带来不方便。

季鹏开门见山：“总局从国际刑警总秘书处得到一份通报，意大利米兰现代艺术陈列馆馆长贝奥托·维洛的女儿贝奥托·维维安两天前在米兰街头被绑架。意大利警方被罪犯的声东击西之计迷惑。在比萨击毙两名替死后，维维安现在不知去向。根据死去的罪犯在国际刑警总部专门材料及存档照片，现判明此案多半是东南亚一带某个犯罪集团所为。喏，这是死者的照片。”

孔英端详照片上的两张面孔。

季鹏点上一支烟：“绑架维维安，自然只是某个犯罪计划的的第一步。被击毙的劫持犯是本港一个黑社会集团中的走卒，国际刑警组织的材料已初步证明这一点。”

照片上的一张面孔在孔英的眼中渐渐引出了一段记忆。他凭着警探工作的直觉，有些隐隐地激动起来。

“你的意思是——”他问局长。

“上边已经决定立案，由你负责侦破。”

离开射击场，两位警方人士驱车前往警察局。仔细阅毕有关材料之后，孔英接受了侦破的任务。在返家的途中，他突然掉过车头，直奔扯旗山，停车山脚。独自一人登上山顶，在和煦的雨后微风之中，他远眺维多利亚港湾和巨厦高楼林立的港岛市区，一种沉雷一样的激动复又滚上他的心头。

照片之一的那张面孔，是一个黑头发的马来西亚男子，在一次侦破过程中，孔英与这个凶悍的家伙对面交过火……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春天。港岛警方在南湾一带水面上捞

起一具无名女尸，经技术鉴定确认是泰国人。当时正有情报表明，黑社会集团近期由泰国拐骗挟持了一批少女入港，强迫她们进行色情卖淫活动。拐带过程中因有人反抗逃跑，惨遭杀害。警方授命“猎人”孔英循踪调查。在一个暮春傍晚，“猎人”盯上了一辆从下等游乐场区里驶出的可疑的轿车，驱车紧跟。七弯八拐，忽快忽慢，可疑的轿车终于开进了新界的一条冷僻小街，停在一幢灰色旧楼跟前。借助望远镜，孔英看见四个人影进了楼房，于是他停车停在两百米开外的街边，决定摸进去看个水落石出。

大门紧闭着，轿车下了人便从另一方向开走了。孔英下掉了底层侧门的大锁，摸上一股霉味的楼梯。四楼楼口亮着盏昏灯，一名满脸胡须的大汉倚在靠椅上吸烟，走廊深处隐约传来人声喧响。“猎人”施出擒拿手段，出其不意制住了大汉，快步穿过走廊闪进透出灯光人声的房间。眯住眼由锁孔里一望，只见一排四五个浓妆艳抹的憔悴姑娘脸对墙壁站在屋里，被一个穿着浑色西装的男人手执皮鞭依次抽打，房内一片压抑低声的哭泣……

“猎人”轻敲门板企图骗开房门，谁知那恶徒一晃由房间内另一道门转出去，通过另一房间朝走廊里探头一望，见不对路，拔枪喝问：“想干什么？烂虾仔！给我滚进去！”

“啊啊，别开枪先生！我是来找……”孔英虚与委蛇，挪动脚步向前。不料对方凶相毕露，举手一枪击在他脚边的楼板上，那枪上装有消声器，外边绝听不见。同时喝令：“不听吩咐就打死你！”

无奈之下，孔英猛然横冲，用肩头撞开身旁紧闭的房门闪将进去，拔枪与歹徒交火。接火之后歹徒立刻明白对手非

寻常之辈，不敢恋战，掩护着楼口醒转来的同伙夺路而逃了。五个吓得几乎昏倒的妓女被带到警察局，她们正是被从泰国拐来的那批姑娘当中的几个。后来查明。这件拐挟胁迫妇女卖淫的恶性案件，幕后有一个势力颇大的秘密集团染指。孔英还想顺藤摸瓜一举清除淫窟黑窝，谁知季鹏通知他立即去日本东京参加一个无关紧要的什么刑事学术会议，他冲进季鹏办公室要问个究竟，季鹏仰着硕大的脑袋一声不响听他讲完那些慷慨言词之后，淡淡地说：“那些妓女已经取得了合法登记的身份！”

“谁敢这么干？谁能这么干！”孔英大怒。

“我想你应该明白！”季鹏有些疲惫地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同时头也不回地对跟在身后的孔英说：“不能着急，小伙子，给一颗毒瘤动手术得慢慢来！”

孔英理解了自己的上司、老刑事学家季鹏局长的意思。他不会认输的，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着那个犯了许多罪却又逍遥法外的家伙。他在寻找机会。

季鹏当然不知道，孔英也分外关注那个目标。孔英有一只装满材料的卷宗。

现在，季鹏把这个容易让警察掉进烂泥潭的案子交给他，似乎意味深长。横尸比萨机场的黑发马来西亚人，正是鞭打泰国妓女那个恶徒，这点季鹏可能知道。

半小时后孔英下山，驱车赶往图书馆。在一本厚厚的精装书中他找到如下的一些文字：

“……贝奥托·维洛，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1960年毕业于罗马国立艺术大学绘画系美术史理论专业……1962年出版专著《拉斐尔前派的历史基因》，1964年出版

《莫诺蒙特十世时代的贝尼尼》……除在西方美术史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外，贝奥托·维洛还是当代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品鉴定专家……”

“猎人”脑子里的两股电流接通了。他决定尽快要意大利警方提供最近一段时间在意国的出入境人员的护照签证材料。

他驱车返回自己的寓所。拐过最后一道街角，远远看见一辆轻型越野汽车正从自己寓所的门前启动开走，一眨眼便不见了踪影。他略略目测了一下，那车停放的位置距离所大门是一百来米，那地方从来没车停过，因为路边有个硬大的垃圾箱。而这座小楼是他单独租住的，没有别的房客。

“有客人来过吗？”进门时他问房东太太。

“没有谁来过。”

孔英立刻想到自己保险柜里那一只厚厚的卷宗，那只卷宗是他作为一名刑事警长的事业上的一个梦，也是他作为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人的梦。卷宗几年来一直躺在保险柜深处的档格里，牵着他的心。执着的梦想久而久之，成了一块心病了。

他拉上窗帘，打开保险柜，卷宗纸袋完好无损依然如故。

这卷宗联着另外一个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

“开始吧！”“猎人”在心底里低低地说。

上午9点20分，安菲莎娅准时来到“维纳斯”夜总会对面的小广场花园喷水池东面，选了一条洁净的靠背长椅坐下来。这儿可以一眼看清大半个广场，由于近旁一行花丛的掩